

# 跨学科研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话语体系构建

##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System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任 洁 (Ren Jie)

**内容摘要:** 文学的教诲功能决定了文学一定是关涉人、关涉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同时也决定了作为文学活动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研究必然包含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关的要素,拥有与各学科开展跨学科对话的学理依据。在经济全球化以及高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文学研究的跨学科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有鉴于此,文学伦理学批评广泛借鉴和吸收包括伦理学、心理学、哲学、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以及自然科学在内的研究成果,立足文学发展需要和现实规定性,以术语创新带动话语体系创新,继而带动观点创新和理论创新,在不断完善自身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同时,还致力于从跨学科的角度以及使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通过文学理论创新展开对文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为解决当下文学观念危机和文学理论危机提供新思路,为构建全新的文学理论体系贡献力量。

**关键词:** 文学伦理学批评; 跨学科研究; 理论体系; 话语体系; 科学技术

**作者简介:** 任洁,文学博士,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文学伦理学批评、日本近现代文学、东亚社会与文明研究。本文为2022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重点课题“‘四书’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影响研究”【项目批号:22NDJC001Z】、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西方伦理批评文献的整理、翻译与研究”【项目批号:19ZDA292】和浙江大学“重要国家和地区研究”专项项目“环波罗的海国家语言与文化研究”【项目批号:S20220211】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System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bstract:** The edifying function of literature determines that literature must be human-related and concern people's material and spiritual life. It also determines that literary research,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literary activity, must contain elements related to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which constructs the doctrinal basis for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 with various disciplines.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high technology, the inter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studies has become a major trend. Based on the needs and reality of literary development,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LC) widely borrows and absorbs research findings of Ethics, Psychology, Philosophy, Linguistics, Sociology, History, Anthropology and Natural Sciences. Through the innovation of discourse system leading by terminological innovation, ELC achieves innovation of viewpoint and theory. While continuously improving its own theoretical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ELC is also committed to using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and research methods.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the basic theory of literature, ELC provides new ideas to solve the crisis of literary concepts and theory at present, and contribut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novel literary theory system.

**Keyword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theory system; discourse system; scientific technology

**Author:** Ren Jie, is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Her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ar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and East Asian society and civilization (Email: renjie\_85@163.com).

文学的基本功能是教诲功能，其根本目的在于为人类提供从伦理角度认识社会和生活的道德范例，为人类的自我道德完善提供经验。<sup>1</sup>正是文学的教诲功能决定了文学一定是关涉人、关涉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同时也决定了作为文学活动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研究必然包含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关的要素，拥有与各学科开展跨学科对话的学理依据。可以说，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是与生俱来的，从最初借助社会学和历史学方法对文学作品进行阐释，到后来“语言论转向”背景下强调意义阐释过程中语言的作用，以及“文化转向”兴起后将目光投向艺术与人生、文本与历史、文学与权力话语的关系等，无不显示了文学研究的跨学科属性。所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不是“分科立学”后文学研究寻求出路的新创之物，也不是伴随各种思潮和理论的兴起而兴起、退去而退去的附属之物。它是由文学自身的跨学科属性决定的、在知识普遍性中重新审视文学特殊性的重要途径。

不可否认，在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批评实践中确实出现了如“过度运用”、“强制阐释”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导致了文学研究的“异化”和“边缘化”<sup>2</sup>，但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不会因此而消解，毋宁说在经济全球化以及高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文学研究的跨学科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因而，当今人文学者需要思考的不应是如何重建或强调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研究的界限，而应该是如何顺应潮流，开展具有学科包容性、知识综

1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中国社会科学》10（2020）：89。

2 参见 蒋承勇：“跨学科互涉与文学研究方法创新”，《社会科学文摘》9（2020）：104。

合性、方法多样性的跨学科研究。为此，文学伦理学批评广泛借鉴和吸收包括伦理学、心理学、哲学、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以及自然科学（如生命科学、脑科学等）在内的研究成果，在不断完善自身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同时，还致力于从跨学科的角度以及使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通过文学理论创新展开对文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为解决当下文学观念危机和文学理论危机提供新思路，为构建全新的文学理论体系贡献力量。

### 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基础的跨学科性质

文学伦理学批评以伦理选择（ethical selection）为基本理论，开创性地提出了人类文明三阶段论，即人类社会需要经历从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到伦理选择、最终走向科学选择（scientific selection）的过程。<sup>1</sup>其中，伦理选择是整个选择过程的核心，自然选择作为伦理选择的必要条件而存在，而科学选择则是以伦理选择为充分条件的。

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框架内的自然选择是在吸收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之上产生的，主张自然选择解决人的形式问题，通过适应性进化机制使人在外形上从兽类发展成为人类这一更为高级的物种，具体表现为：获得直立行走的腿、灵活的手、科学排列的五官和四肢以及作为产出伦理意识的物质基础的人脑。不可否认，从生命进化的角度来看，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物种的自然选择——不论是物种范围内依靠微小变化积累而导致的种内演化，还是涉及整个染色体组遗传突变的种间演化——都在持续发生着，并将继续发生下去。但如果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考察的话，人类的自然选择早在数百万年前就以人类具备了人的形式为标志结束了。所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主张的自然选择并不完全等同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因为其根本目的不是解决生物学问题，而是试图借助自然学科的观念解决文学问题。具体说来，就是通过自然选择推导出伦理选择，继而强调伦理选择以及文学在人获得人的本质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人类通过自然选择获得了人的形式，但这次选择只是一次生物性选择，不是对人的本质的选择。因此即使完成了自然选择，此时的人类也不具备从本质上把自己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能力，还需要经历一个道德完善的过程，即伦理选择阶段。自然选择的方法是自然进化，伦理选择的方法是伦理教诲，而伦理教诲的基本手段就是文学。由此，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的任务就是描写这种伦理秩序的变化及其变化所引发的问题和导致的结果，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经验和教诲”（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1），帮助人类完成伦理选择。至此，文学伦理学批评在理论逻辑上实现了从自然选择向伦理选择的过渡。一方面，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回答了人与

1 参见 杨革新：“从伦理选择到科学选择：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逻辑”，《文学跨学科研究》3（2022）：417。

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问题，即人具有人性、兽具有兽性，从而弥补了生物进化论观点的某些片面之处；另一方面，借助科学原理大胆质疑诸如文学起源于劳动、模仿、巫术、游戏的主张，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文学伦理表达论，认为文学实际源于人类伦理表达的需要，而劳动、模仿、巫术、游戏等只是文学产生的条件，无法与之互为因果<sup>1</sup>。

在伦理选择阶段，作为选择主体的人通过阅读文学等手段接受道德教诲，在不断提高自我生存质量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改进和完善自我，以实现高度的道德化。然而，高度道德化的结果是去道德化。换言之，当伦理与道德不再是维系人类物种生存、改进、优化、繁衍的必要条件时，它就会被另外一种标准替代，而在可预见的范围内这种新的标准就是科学的规范与标准，人类由此进入科学选择时代。在科学选择时代，人类不再依靠有性生殖的方式繁衍后代，而是依据科学标准、利用科学技术（如基因技术）复制人或制造人。由此，伦理人<sup>2</sup>被科学人所代替，人类从主体变为客体，科学技术成为人类文明的主导。依据人类文明三阶段论，科学选择阶段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后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现阶段的人类一定能够完成伦理选择，顺利进入科学选择阶段。这是因为在进入真正的科学选择阶段之前，人类还需要经历一个由伦理选择主导的“前科学选择”<sup>3</sup>阶段。在“前科学选择”阶段，人类所面对的大量选择问题仍具有不同程度的伦理性质，仍要受到伦理的干预。比如，运用克隆人技术复制人，在科学选择阶段它是一个关乎人的繁衍、学习、成长和生活科学化的科学选择（scientific choice）问题，而在“前科学选择”阶段它却是一个可能导致伦理秩序混乱的伦理选择（ethical choice）问题。那么，能否处理好“前科学选择”阶段的伦理选择问题，特别是伦理人与科学人的伦理关系问题，或将直接影响人类能否以及何时进入真正的科学选择时代。

从这一层面上讲，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前科学选择”阶段，人类更加需要文学，需要借助文学广阔的想象空间获取足够的伦理经验，以解决那些人类在现实生活中未曾经历、但在未来必然需要面对的伦理问题，预见科学技术对人的影响以及思考科学技术与人杂糅共生的问题等。科幻文学的诞生与兴起，正是源于了人类表达“前科学选择”阶段的伦理的需要。但不可忽视的是，现有的文学理论已愈来愈无法适应“前科学选择”阶段的文学的发展，任何试图通过传统的、以意识形态为特征的主观研究，解析“前科学选择”阶段或科学选择阶段的文学的尝试终将是徒劳。为此，文学伦理学批评提出人类文明三阶段论，以论证在解析“前科学选择”阶段或科学选择阶

1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14。

2 关于伦理人解释，参见 聂珍钊、王松林主编：《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8页。

3 或曰“后伦理选择”。

段文学作品时，引入以科学原理和技术分析为特征的科学研究<sup>1</sup>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与此同时，文学伦理学批评还致力于开展以科学为基础的文学基础理论创新，试图以此克服科学与人文在表面上的冲突，实现二者更深层次的统一。

### 文学伦理学批评核心术语与跨学科研究

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基础的跨学科性质决定了它的批评术语和批评实践同样是跨学科的，这赋予文学伦理学批评以强大的生命力和创新能力，促使其在人类文明三阶段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文学伦理表达论、文学文本论、文学物质论、文学教诲论等观点，在不断完善自我的过程中建构起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在文学与哲学的跨学科研究方面，文学伦理学批评借鉴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提出伦理环境（ethical environment）这一术语，用以强调文学批评要回归历史的伦理现场，采用历史相对主义的视角来审视不同时代伦理环境下人物做出的伦理选择。<sup>2</sup>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有其固定的属于特定历史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ethical context），因此文学批评不能超越历史，也不能脱离历史，而只能构成历史。<sup>3</sup>除此之外，文学伦理学批评还吸收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关于伦理道德的观点，将人的理性与情感协调起来给予考虑<sup>4</sup>，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人性因子（human factor）、兽性因子（animal factor）、斯芬克斯因子（Sphinx factor）、自然情感（natural emotion）、理性意志（rational will）、非理性意志（irrational will）等术语，主张人类经过伦理选择从野蛮和蒙昧中走出来变成具有伦理意识的人，其过程必然包含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自然情感与道德情感、理性意志与非理性意志的此消彼长和相互抑制。文学作品通常描写的也正是这些力量如何影响人的伦理选择和道德行为，而文学批评则是通过分析这些力量的消长关系挖掘其中蕴藏的道德教诲价值。

在文学与心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方面，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卡尔·荣格（Cral Gustav Jung）和雅克·拉康（Jacque Lacan）的精神分析学理论“为文学伦理学批评提供了相对应的研究范式 and 类似的理论术语”（聂珍钊 王松林 14），启发文学伦理学批评提出诸如本能（instinct）、冲动（impulse）、自然意志（natural will）、自由意志（free will）、伦理禁忌（ethical taboo）等术语。然而，精神分析学或者侧重强调

1 该观点源自聂珍钊教授在2021年4月9-11日举办的“浙江省外国文学学科建设跨学科研究高层论坛”上的发言内容。

2 参见聂珍钊、王松林主编：《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4页。

3 参见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56页。

4 参见聂珍钊、王松林主编：《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4页。

人的欲望和潜意识的作用，将人外在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全部“归结于欲望、冲动、恐惧、渴望、幻想和记忆等生理活动”（聂珍钊 王松林 122），或者只注重“以形式主义的方法向后推求文学作品的原初类型”（聂珍钊 王松林 129），呈现出非伦理的理论建构。与之不同，文学伦理学批评更加关注理性意志对自由意志的引导和约束作用，主张在人类产生伦理意识之后，包括文学创作、文学阅读在内的人类活动的根本动力来源于对摆脱伦理混乱、走向伦理秩序的渴望，其根本目的是获得用以指导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道德启示。可以说，文学伦理学批评弥补了精神分析学理论的缺陷，纠正了其对伦理意识和道德教诲的忽视和贬低。

在文学与脑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方面，文学伦理学批评重视人的头脑在道德研究中占有的核心地位，但排斥神经伦理学（neuroethics）等新兴学科的部分主张，例如对道德脑区的过渡追寻、对道德源自生物进化的设想、对自由意志的除魅以及对道德病的治疗等，认为这些主张或可导致道德的庸俗化和道德歧视的产生，引起不道德行为的发生以及人丧失行动主体性等后果。为此，文学伦理学批评提出“脑文本”（brain text）这一术语，用以解决将脑科学技术运用到人类精神和思维活动研究时可能导致的缺陷。脑文本是一种特殊的生物形态，是人类在发明书写符号以及纸张之前储存信息的文本形式，是人的大脑以记忆形式保存的对于世界客观事物的感知、认知、理解和思考。<sup>1</sup>基于此，文学伦理学批评进一步提出文学文本论，认为文本是文学的基本载体，没有文本便没有文学，文本按载体的不同可分为脑文本、书写文本和电子文本三种形式。可以说，“脑文本”的提出一方面夯实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还给予伦理学与脑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以有效的补充和超越，表现在：把人们的兴趣点从寻找道德脑区的物质定位转移到思考头脑的伦理功能；重视伦理选择以纠正道德进化说隐含的道德歧视；强调人性因子对兽性因子的主导作用从而避免以生物学因素为藉端实施非道德行为；提倡用文学的道德教诲功能指导人们的伦理生活，表现出鲜明的伦理立场和人文关怀。

在文学与语言学的跨学科研究方面，文学伦理学批评批判地吸收了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萨丕尔（Edward Sapir）、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等语言学家的观点，基于重要术语“脑文本”重新定义了语言、声音、文字、文本等概念。文学伦理学批评不赞同大多数语言学家将语言看作人类的天赋，亦或者是视为表达思想的符号系统的观点，认为这些观点“只注意到了语言同声音的联系”，“把声音看成语言符号，而不是看成语言的载体，更不是把声音看成是文本生成的语言的形态”（聂珍钊，“论语言生成的伦理机制” 96），从而忽视了语言作为声音载体的本质和可以实时生成的特点。为此，文学伦理学批评提出语言生成论，主张语言不是先在的

1 参见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口头文学与脑文本”，《外国文学研究》3（2013）：8-15。

符号体系，而是脑文本的声音形态。人把保存在大脑中的脑文本通过发音器官转换成声音，即生成语言。所以，“口头表达的内容不是语言，而是保存在我们大脑中的脑文本”，“发音器官通过声音把脑文本表达出来的过程就是语言生成的过程”（聂珍钊，“论语言生成的伦理机制” 97）。基于以上逻辑，文学伦理学批评提出文字是脑文本的书写形态的观点，并进一步提出了文学物质论，主张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物质形态，而不是“意识形态”。

在文学与科学技术的跨学科研究方面，文学伦理学批评敏锐地捕捉到基因技术、人工智能、人机接口、认知神经、互联网络、数字经济、移动终端、量子通讯等科学技术，不仅影响甚至主导人们的生活，还促成了人文与科技的快速融合，“导致文学研究转变为科学研究，出现了以科学为主导的跨学科研究转向”（聂珍钊，“文学跨学科发展——论科技与人文学术研究的革命” 35）。为此，文学伦理学批评选择顺应时代潮流，广泛开展以科学为主导的跨学科研究。不仅在基础理论研究层面提出“科学选择”这一术语，用以完整解释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并做出展望，同时还注重考察文学跨学科研究发展总趋势、人文研究与科学技术融合的可能性、作家危机和文学危机等诸多重要问题，积极推进文学理论的科学化，即文学理论的科学重构。借助科学技术开展跨学科研究，强调文学与相关学科研究互鉴的重要性，以实现文学理论体系的创新与重建。<sup>1</sup>

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基础的跨学科性质决定了它的批评术语的跨学科性质，同时也决定了它的术语体系的动态性特征。特别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认知水平的提高，文学伦理学批评术语体系的动态性特征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无疑是合乎人类认知规律的，因为术语系统反映认知过程，而认知过程始终与不断发展的客观现象并进。文学伦理学批评尊重术语体系建构的自身逻辑和发展规律，拒绝走僵化、封闭的道路，立足文学发展需要和现实规定性，以术语创新带动话语体系创新，继而带动观点创新和理论创新。

### 文学伦理学批评跨学科话语体系构建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必将沿着它所提出的人类文明三阶段论的发展方向不断演进，以使自身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趋于完善。而事实上，由于既有理论体系先天的跨学科性质，同时也是为了适应“前科学选择”阶段人类表达伦理的需要以及文学批评的需要，文学伦理学批评早在21世纪初期就颇具前瞻性地提出，要把具有鲜明跨学科特色的文学基础理论创新和话语体系建构，作为当前以及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的发展重心。2017年8月，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第七届年会在英国伦敦举办，这次年会最显著的特色就是首次将“文学伦理学批评与跨学科研究”作为大会主题。接

1 参见 聂珍钊：“文学跨学科发展——论科技与人文学术研究的革命”，《外国文学研究》2（2021）：31-43。

下来的第八届日本年会、第九届杭州年会、第十届北京年会虽子议题各有侧重但始终保持“文学伦理学批评与跨学科研究”的大会主题不变。纵观近20年发展历程，文学伦理学批评表现出善于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力量、勇于在时代潮流中把握发展方向的卓越学术品质，以扎实的批评实践引领学术风向，促进学术发展。

与此同时，文学伦理学批评也深刻意识到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的辩证关系。理论体系是话语体系的支撑和思想来源，话语体系是理论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依托理论体系得以立基。而术语作为话语体系基础概念和范畴的语言标记，对于完善话语体系本身和完善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就文学伦理学批评跨学科研究而言，其首要和重要任务是展开对术语的研究，在对其他学科术语再定义、再解释、再表达的基础上，做好文学伦理学批评跨学科术语的挖掘、创新、阐释和应用工作，按照伦理学、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生理学、自然科学等术语的分类，建构起文学伦理学批评跨学科话语体系的知识框架与语义基础。实际上，借用不同学科的术语实际就是借助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用以文学研究，这比在文学领域内寻找文学研究方法或实现文学理论突破更为有效。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前科学选择”阶段，以科学技术为引领的文学跨学科研究必将成为文学研究主流。

然而，话语体系是一个建构、传播、理解、认可的过程。在全球化、多元化、信息化的时代，建构文学伦理学批评跨学科话语体系首先要明确话语体系的功能定位问题，即要立足文学，服务文学，形成有利于总结文学跨学科发展经验、解释文学跨学科理论架构、指导文学跨学科批评实践的话语体系；其次，要注重学术和内容创新，避免为话语而话语，为跨学科而跨学科，防止出现以空洞概念术语代替实质性内容和思想的伪创新；最后，还要切实拓展话语平台、增加传播渠道、增强话语表达的感召力、公信力，提高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只有建构符合文学发展规律和现实规定性的、鲜活的、具有说服力的话语体系，才能真正体现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创新性、示范性、优越性，才能真正达到学科贯通、美美与共的学术“大同”境界。

为进一步推进文学伦理学批评跨学科话语体系建构，《世界文学研究论坛》编辑部筹备一年之久推出2022年度特刊暨《第十届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年会论文集》。<sup>1</sup>本次特刊文章既包括对文学伦理学批评基础理论和主要观点的探讨，又涵盖对核心术语如伦理环境、伦理身份（choice identity）、伦理选择、伦理两难（choice dilemma）、伦理禁忌、自由意志、理性意志、伦理意识等的应用，表现出跨时代、跨国别、跨文化、跨文类、跨学科的研究特色。特别是在文学跨学科研究方面，特刊文章广泛涉及文学与政治学、文学与历

<sup>1</sup> 本期特刊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西方伦理批评文献的整理、翻译与研究”（项目编号：19ZDA292）资助。

史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生理学、文学与绘画、文学与影视以及文学与科技的交叉与互鉴，准确捕捉文学研究领域以科学为主导的跨学科转向，敢于探讨人文研究与科学研究相融合的可能性及其路径。其中，郭紫薇以“末世还读诗吗？”的伦理诘问探寻马华文学中人工智能对人类生活的介入以及对人类社会契约和伦理规范的冲击；朱新竹关注到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羚羊与秧鸡》中的性别化科技问题，主张科技不应沦为父权的统治工具；林雪琪和朴宰雨聚焦克隆技术或可带来的伦理混乱和克隆人的悲剧命运，以惩恶扬善的伦理功能为牵引考察韩国科幻文学发展史；许静华则认为日本作家安部公房的《第四间冰期》深刻揭露了科技产物与政治的共谋关系以及二者践踏个人利益乃至生命的暴力性等。特刊文章普遍注重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思维创新、方法创新、观念创新，为学界提供了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开展跨学科研究的良好范例。

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二者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只有两种思维方式互补才构成完整的人类思想，也才能够保证发展实践的正确取向和成功。对二者互补性的强调体现在文学研究领域，即导致以科学为主导的跨学科研究转向。有鉴于此，文学伦理学批评尊重人类文明演进规律和文学发展规律，顺应时代潮流和时代之需，选择坚定不移地走文学的跨学科研究道路，这无疑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正确的伦理选择。而且，文学伦理学批评不止于探讨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能性与路径，还倡导在科学引领下凝聚众智绘制文学基础理论跨学科研究蓝图以及建立科学文学理论新架构，为文学跨学科研究树立典范。

## Works Cited

- 蒋承勇：“跨学科互涉与文学研究方法创新”，《社会科学文摘》9（2020）：103-105。  
[Jiang Chenyong. “Interdisciplinary Interrelation and Innovation of Literary Research Methods.” *Social Sciences Digest* 9 (2020): 103-105.]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12-22。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al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10): 12-22.]
- ：“文学伦理学批评：口头文学与脑文本”，《外国文学研究》3（2013）：8-15。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Oral Literature and Brain Text.”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3 (2013): 8-15.]
- ：“论语言生成的伦理机制”，《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2020）：87-101。  
[—.“Ethical Mechanism of Language Generation.” *Journal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3 (2020): 87-101.]

——：“文学跨学科发展——论科技与人文学术研究的革命”，《外国文学研究》2（2021）：31-43。

[—.“The Inter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The Revolu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Academic Research in Humanitie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31-43.]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An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中国社会科学》10（2020）：71-92+205-206。

[—.“Value Choice and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0 (2020): 71-92+205-206.]

聂珍钊 王松林主编：《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Nie Zhenzhao and Wang Songlin, ed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Theoretical Study*. Beijing: Peiking UP, 2020.]

杨革新：“从伦理选择到科学选择：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逻辑”，《文学跨学科研究》3（2022）：416-425。

[Yang Gexin, “From Ethical Selection to Scientific Selection: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2 (2022): 416-425.]